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NO ONE CAN BE SAID TO HAVE A HAPPY LIFE WHEN ITS  
VIOLENT TERMINATION BRINGS HIS SLAYERS NOT MERELY IMPUNITY BUT THE HEIGHT OF GLORY

[ 英汉双语 ]

驳自由之敌

[ 古罗马 ] 西塞罗

AN ATTACK  
ON AN ENEMY  
OF FREEDOM

NO ONE CAN BE SAID TO HAVE A HAPPY LIFE WHEN ITS  
VIOLENT TERMINATION BRINGS HIS SLAYERS NOT MERELY IMPUNITY BUT THE HEIGHT OF GL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 驳自由之敌

(英汉双语)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英] 迈克尔·格兰特 英译

孙平华 钱金美 汉译

中译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驳自由之敌: 英汉对照 / (古罗马) 西塞罗著; 孙平华, 钱金美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5.1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4347-5

I. ①驳… II. ①西… ②孙… ③钱…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英、汉 IV. ①B50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7717 号

---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5-7259 号)

Penguin Books Ltd, Registered Offices: 80 Strand, London WC2R 0RL, England  
www.penguin.com

*Selected Works*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60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69

These extracts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5

Translation copyright © Michael Grant/Michael Grant Publications Ltd, 1960, 1969

Taken from the Penguin Classics editions *Selected Works* and *Selected Political Speech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Grant

---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 6835928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725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胡晓凯 梁 斐

装帧设计 / 索 迪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毫米×940毫米 1/32 印 张 / 6

版 次 /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347-5 定价: 18.00 元

---



®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中译出版社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梓八十种，尚有二十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二百万册，在全球众多读者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久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十分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样，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陷：每位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形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以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

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许多国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其影响难以估量；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或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久远，但其中的话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域不同，收录的作家亦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或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恶，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判明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可以从阅读这些杰作中获得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 译者导读

西塞罗（全名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 年），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教育家，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曾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和斯多噶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起初，西塞罗从事律师工作，由于非常善于雄辩，所代理的案件几乎没有失败过。接着便步入政界，凭借自己善辩的口才而活跃于政界，并步步高升。公元前 75 年担任西西里行省的财政官，公元前 57 年担任市政官，次年为大法官，公元前 63 年担任执政官，成为图留斯家族中的第一个执政官。西塞罗在政治上拥护共和制，反对独裁统治。公元前 44 年恺撒被刺身亡，他极力拥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并且连续发表了 14 篇著名的演说来抨击安东尼。公元前 43 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安东尼派人杀死了西塞罗。

西塞罗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代表作有《论国家》《论法律》；在哲学方面的著作有《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在教育方面的著作有《论演说家》《论雄辩家》。不过，西塞罗最著名的是他众多的演说辞，如：《为马尔塞鲁辩护》《为普兰西乌辩护》《为米洛辩护》《为斯

考鲁斯辩护》以及本书中的两篇“反腓力辞”等。西塞罗的演说词汇丰富，句式考究，句中从属子句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并且局部之间要求对称，句尾音调抑扬顿挫，以此来增强句子的说服力。除此之外，他在演说中采用对比、讽刺和夸张等修辞以激起听众的感情，并且善于利用直接向对手致辞、提问等方法，使其陷入被动之中。

西塞罗在恺撒死后，为批判安东尼连续发表的14篇演讲，统称为“反腓力辞”。“反腓力辞”是一个借用的名称。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谟斯提尼曾发表一系列著名演说来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这些演说辞被称为“反腓力辞”。本书中的这两篇演说辞是14篇“反腓力辞”中的前两篇。这两篇演说辞不仅反映了西塞罗的政治路线，比如：他极力拥护共和制，对刺杀恺撒的布鲁特斯大加赞扬；此外，西塞罗演说的技巧和特点在这两篇演说辞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演说中运用了大量反问、对比、反讽以及夸张的修辞，例如，对自己和安东尼缺席元老院会议原由的对比、对安东尼演说技巧的反讽等。不管是对听众还是读者来讲，这两篇演说辞都有很大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其威力丝毫不亚于军队，使其政敌安东尼在通往独裁之路上遇到众多困难，不过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西塞罗演说辞中技巧之高超、言辞之犀利、情感之深沉。即使在今天，西塞罗演说辞也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众人所推崇。

# 目 录

译者导读 *I*

反腓力辞之一 *1*

驳自由之敌（反腓力辞之二） *19*

## 反腓力辞之一：驳马克·安东尼

众位元老院议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对当前政局中的一些情况做出评论。但在此之前，我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离开以及再次返回罗马的原因。

只要国家仍有望回到你们的掌控和权威之下，作为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我决心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自从我们被召集到忒路斯神庙集会的那天起，我便从未离开，也从未将视线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在神庙中，我尽自己所能去为和平做准备。对于雅典人所创古老先例的成员们，我在演说中运用了当年希腊用来平息内乱的言辞提醒他们，并建议大家永远忘记所有的内部纷争。

马克·安东尼那天的演讲精彩绝伦，他的本意也是善良的。事实上，正是他和他的孩子们让我们伟大的同胞有了实现和平的可能。接下来的事情与开端的方向一致。他邀请政治首脑到自己的家中商讨国事，并向元老院提出优秀的建议。那个时候，除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以外，并没有从盖厄斯·恺撒的记事本中发现其他事情。安东尼非常坦率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有流放者被召回吗？他说，有一个被召回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有没有豁免税务？他回答，没有。他甚至希望我们接受杰出的赛维厄斯·苏佩修斯的提议：从三月中旬起，不再实施恺撒的任何法令或其施加的任何恩惠。不过，

我想说说马克·安东尼那项特别的法令，其他众多优秀的法令就先略过。毫无疑问，在他的管理之下，篡夺君权的独裁政权被彻底废除了。他希望元老院能够通过自己提出的法令草案。在草案被选读之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他的提议，并投票对他表示高度的赞扬。我们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因为我们不仅摆脱了曾经奴役我们的暴政，也从对暴政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虽然过去常有受法律认可的独裁者，但近来的独裁专政给人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然而马克·安东尼废除了整个独裁政府，向全国人民有力地证明了他希望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此外，几天后，在盗用马里厄斯这个名字逃亡的奴隶被处死并拖走后，元老院也从杀戮的危险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安东尼和他的同僚一起完成的，后来的一些事则是多拉贝拉独自实施的，但我确信，要不是他的同僚不在，这些事也会由两个人共同完成。那时，一个最危险的问题正潜入这座城市并逐渐扩散。那些曾为恺撒组织和举办葬礼的人正在广场上为其建造墓碑。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无赖和像他们一样的奴隶聚集在一起，威胁和破坏着城里的住宅和神庙。但是当多拉贝拉摧毁那可憎的石碑后，这些放肆无礼的戴罪奴隶以及与他们为伍的那些可恶的、臭名昭著的自由民便步入了穷途末路。他的行动如此坚决果断，我对这一行动和后续行动之间的差别感到震惊。

6月1日是我们集会的固定日期，你们在这里就能发现所有的事情是如何改变的。任何事都不再通过元老院就直接实施，许多重要措施直接由人民议会通过，而其他措施居然不

咨询议会的意见甚至违背其意愿。当选的执政官称他们根本不敢踏入元老院半步。同样地，尽管执政官在公共集会以及私下交谈中对那些解放者们赞赏有加，但解放者们却恰恰被那些他们曾经解放的城市所驱逐。除此之外，退役军人们要求拥有老兵的权利。元老院对此非常担心，因为那些人不仅想要保留已有的利益，并且在受到怂恿之后又觊觎新的权益。

我发现，听说这些事情的发生远比亲眼目睹其发生要让我好过一些。再者，我被赋予特殊使命而出游。正是这样，我离开了罗马并且打算在接下来的1月1日返回，因为这似乎是元老院有可能举行集会的最早日子。

元老院的议员们，这些就是我离开的原因。现在我要简单说明一下我回来的理由，我的返回无疑更加使人意外。我避开了布林迪西和去往希腊的一般路线——这是唯一的明智之法，并在6月1日抵达了锡拉库扎，因为我听说从那里进入希腊的通道畅通无阻。虽然我与这座城市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但是我却不愿意在那里多耽搁一晚，尽管它也希望我留下来。因为我担心如果我多逗留的话，我对那里朋友的突然造访会引起某些怀疑。因此，我继续前行到达利吉姆的一个海角地区留科佩拉，在那里乘船前往希腊。

但是没走多远一阵南风就把我的船吹回登船之处。那时候已是深更半夜，我待在朋友的家里，与帕布利厄斯·华勒流斯在一起。第二天，正当我在那里等待，希望会有利于出行的海风时，一些利吉姆人来探望我，他们中有些人刚刚从罗马回来。我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得知了马克·安东尼的演说。读完这篇演说之后我非常高兴，第一次开始考虑要返回罗马。

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布鲁特斯和卡修斯的宣言，在我看来这是公平的典范，或许因为我尊重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国家领导而不仅仅是我的朋友。但是，传达好消息的信使们往往喜欢添油加醋，以便使他们的好消息更受欢迎。因此，那些人还告诉我有一项协议即将缔结；8月1日将会召开元老院全体会议；安东尼会撤销他那些邪恶的顾问，并辞去他在高卢行省的职务，重新效忠于元老院。

听到这些消息，我是那么地渴望回国，任何船桨和大风都无法满足我急切的心情，并不是我觉得自己无法及时到达，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元老院表示祝贺。在尽快赶到韦利亚之后，我见到了布鲁特斯，但这次见面让我感到悲伤。因为对我来说，在布鲁特斯离开这个城市之际我却想要回去，我可以在那里安稳地生活而他却不能，这样的事实让我感到羞愧不已。然而，我发觉他并没有像我一样沮丧，因为他为自己崇高而伟大的行为感到骄傲，他也不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抱怨，更多地是为你们的命运感到担忧。

正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卢修斯·皮索8月1日在元老院的演讲。布鲁特斯说那些本该支持皮索的人大都没有支持他，不过他认为皮索所做的努力无疑是非常崇高的。这是最权威的观点，也是我根据后来与我交谈过的人所做的正面评价得出的结论。因此，我急忙赶回去对他施以援手。但我并不是要去成就些什么，因为我从没有这样的期望，事实上也没有做成过什么。但如今，很多违背自然规律和命运常理的事情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为了以防那注定的厄运降临在我身上，我现在就表达出自己对祖国的感情，

并以此为证表明我将永远致力于为国家谋取福利。

好了，众位议员，这些就是我离开又回到罗马的原因，相信我的解释能让你们满意。不过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在谈论政事之前就安东尼昨天对我的不公平待遇表示抗议。我是他的朋友，而且由于他曾经帮助过我，我一直在维护我们的友谊。但我不明白他强拉硬拽着让我参加昨天的元老院会议时，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满。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缺席吗？还是出席人数比以往都少？又或者是会上讨论的事情已经严重到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连病人也要抬去参加商议？难道说汉尼拔已经兵临城下了？还是说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与皮拉斯的和平问题？而根据历史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年迈失明的阿皮乌斯是自己去元老院参加会议的。但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公开谢恩仪式的相关事宜，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缺乏参会议员，也无需安保措施来确保议员们的出席，因为他们热切地想要对接受这份荣誉的人表达自己的善意。同样地，当胜利成为讨论的话题时，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官对议员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会议漠不关心。

我知道这种惯例，况且当时我旅行疲惫，身体欠佳。因此，出于友谊，我差人通知了安东尼。结果正如你们所听到的那样，他竟然说要带人来把我的房子拆掉。他这样显然是脾气恶劣、口无遮拦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过错竟需如此苛刻的惩罚？他竟然在议员们面前说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去拆掉一栋房子，并且这个房子是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利用公款建造的。从未有人对一名元老院的议员实施如此严厉的处罚。事实上，曾有过的惩罚也只有没收财产或罚款而已。此外，

如果他知道我在会议上将要发表的意见，相信他绝不会坚持如此强硬的态度。

众位议员，你们可能没有料到我会支持你们昨天极不情愿通过的那项法令，因为它将谢恩仪式和祭奠死者的祭祀混淆在一起，在国家的宗教仪式中掺杂了亵渎神明的程序，因此变成了为纪念死者而颁布的谢恩法令。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就算是仅凭一己之力将国家从专制统治中拯救出来的著名之士——布鲁特斯本人，并且即使他的后代在近五百年里也传承了这一崇高的英雄主义，也没什么能使我将任何已故之人和不朽的神明相提并论，并为其举行公开的谢恩仪式，因为本应通过祭祀就可让其获得相应的荣耀。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灾难，譬如战争、瘟疫或饥荒，那么罗马人民就会认为我的投票是正当的，因为虽然有些灾难已经发生了，而另一些也有可能即将降临。然而事实上，关于昨天的法令，我能做的也只有请求神明宽恕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这一举措的罗马人民，同时也宽恕极不情愿通过这项法令的元老院。

接下来，我可以对我们国家政治上一些其他的弊端发表看法吗？我认为我有自由（并且始终应该有自由）捍卫我的观点，视死如归，永不改变。只要我能来到这个地方，就会不顾一切危险，畅所欲言。

元老院的议员们，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参加8月1日的元老院会议啊！并不是说我参加这个会议有多大的用处，但至少也不会像当时那样——只有一个执政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效力。最得罗马民心的执政官们竟然不支持卢修斯·皮

索那着实优秀的提案，多么悲哀啊！难道罗马人民推选我们成为执政官就是为了这种悲哀的结果吗？难道我们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高官厚禄却可以完全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吗？没有任何一位前任执政官在言辞、甚至是神情上对卢修斯·皮索予以支持。

该死！你们一定要自愿为奴吗？我承认一定程度的奴性向来是无法避免的。我也承认，我的批判没必要不加区别地针对每一位执政官，因为我能分得清哪些人保持沉默可以被原谅，而哪些人有义务开口讲话。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后者已经遭到了罗马人民的怀疑，而这更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恐惧——虽然恐惧本身是可耻的，而是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当然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在其位却不谋其政。

因此，我首先要向皮索表达我最深的谢意。他没有因为为国家谋福利受到阻碍而气馁，而是想着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做些什么。元老院的议员们，接下来我再谈谈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敢对我即将向你们提出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支持，但我请你们继续仁慈地听下去，就像到现在为止你们一直在听的那样。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当保留恺撒的法令。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赞成这些法令。有谁会赞成呢？当然没有！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和平安定非常重要。我希望马克·安东尼今天能够到场，但是他的顾问团最好别来！不过我想他有权身体不适，虽然他昨天不允许我身体不适。如果安东尼在这里，他会跟我说，确切地说，他会对你这些元老院的议员说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捍卫恺撒的法令。而我想说的是：安东尼